

屈

賦

微

敘曰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離騷
一九歌二天問三九章四遠遊五卜居六漁父七九辯
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與釋文互異皆不以作者先
後次序釋文次宋玉九辯於九歌前王逸旣以招魂屬
宋玉大招屬屈原而又次大招於後太史公明言讀離
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招魂爲屈原作固然無疑
逸乃以大招當之誤矣洪興祖則斷自漁父以上爲屈
賦以符漢志二十五篇之數朱子集注一承用其說蓋
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數之極故凡甚多之數皆
可以九約之文不限於九也王船山先生說九歌前十

篇皆有所專祀之神至禮魂則送神之曲爲前十篇所通用然則禮魂各埒前篇之末不自爲篇數今定自離騷至漁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與漢志適合蓋原之賦具此矣淮南王安序離騷傳以謂兼國風小雅之變推其志與日月爭光太史公采其說入本傳而益反復明其存君興國之念無可柰何而繼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豈與夫匹婦匹夫不忍一時之惛忿而自裁者比乎天地之氣儲與扈冶爲人物之所公得而其閒條縷分晰乃至杪忽不相越紊宗國者人之祖氣

也宗國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潛之他族冀縣須臾之喘息吾見千古之賊臣篡子不旋踵而卽於亡者其祖氣旣絕斯無能獨存也事可爲則單瘁心力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卽吾之氣不有虧乎事不可爲則返其氣於太虛太虛不毀彼其浩然者自旁礴而長存吾又未見屈子之果爲死也性與性相通於無盡是故屈子書人之讀之者無不欷歔感泣然眞知其文者蓋寡自王逸已見謂文義不次今頗發其指趣務使節次瞭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曰屈賦微人之讀之者其益可興起而決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區

區文字得失閒也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戊戌桐城馬
其昶譔

屈賦微卷上

離騷

史記曰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

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諂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乃憂愁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王逸曰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是恩深而義厚也其昶案史公

列傳大書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同姓之臣義無可去死國之志已定於此朕皇考曰伯

庸

洪興祖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

之攝提貞於孟陬

則謳兮王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為陬其昶案貞格同訓

正攝提貞

惟庚寅吾以降

古音洪其昶案凡古音一本說文諧聲依宋吳才老明陳

季立國朝顧亭林戚崔泉姚秋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王逸

曰皇皇考也朱子曰肇錫余以嘉名王逸曰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洪興祖曰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

則也原者地之善而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

能古音扈音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曰扈被也江離芷皆

紉女鄰秋蘭以為佩古音疲洪興祖曰紉說文云緝繩

喻博采眾善汨于筆余若將不及兮朱子曰汨水恐年

歲之不吾與朝搴音阝音之木蘭兮俞樾曰阝生之段

也夕攬洲之宿莽古音姥王逸曰攬采也草冬生不死

不枯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徐呂反李詳

也古人讀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莫故反其

序為謝

泛言不撫壯而棄穢兮其昶案不語詞文選無不何不

改乎此度也錢澄之曰度法也楚國多可改乘同騏驥

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吳汝綸曰以上及昔三后之

純粹兮其昶案熊繹為楚始封君若敖蚡冒為楚人之

以戒後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訓之以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啟山林文十六年楚

滅庸杜注云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即此所云固眾芳

之所固眾芳之所在古音止戚學標曰在雜申椒與菌

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同彼堯舜之耿介兮王逸曰耿光

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五臣曰猖夫唯捷徑

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音豈余身

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其昶案新序云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

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患

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原放逐於

外乃作離騷前後所云黨人即指上官之屬恐皇輿敗

績知國之將亡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王即指三后也其昶案前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

奴古反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余固知謇謇

患兮忍而不能舍古音也指九天以為正兮龔景瀚曰

天也天問云圉夫唯靈脩之故也王夫之曰靈善脩長

則九重正證也也稱君為靈脩者祝其所為善而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國祚長也託何反日成言者史稱平為楚合齊以擯秦懷王惑於張儀合

秦以絕齊此序王始信已說繼而內惑鄭袖外聽上官

靳尚張儀之邪說已力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

爭而不勝為被放之由數化古音訛吳汝綸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反於阮兮王逸曰滋

時也洪興祖曰說又樹蕙之百畹音米畦音攜畱夷與

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曰畱夷揭車杜衡皆香草

眾賢也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冀枝葉之峻茂兮

國士則以長育人材為己任可知矣

願俟時乎吾將刈反魚肺雖萎反於危絕其亦何傷兮哀眾

芳之蕪穢凡吳汝綸曰扈離辟芷喻道德後之結芷矯桂

為可恃椒櫟干進是也此云眾芳蕪眾皆競進以貪婪

穢即芳草為蕭艾故云眾皆競進

盧含兮王逸曰愛財曰馮不厭乎求索古音素其昶索

反貪愛食曰婪注馮貪也言其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曰羌楚人語詞各興心

而嫉妒

洪興祖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忽馳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嫉妒也

驚

音務

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王逸曰言眾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古音央吳仁傑曰爾雅落始也落英謂始華之時

苟余情其

信姱

苦瓜反

以練要兮

王逸曰練簡也洪興祖曰信姱與信芳信美同意

長願

音坎

頤

音菡

亦何傷

王逸曰頤領不飽貌其昶案此四句言餐飲之清潔下四句言佩服之芬芳

擘

同攬

木根以結茝兮貫薜

蒲計反

荔

郎計反

之落藥

古音如我反

矯

菌桂以紉蕙兮

五臣曰矯舉也

索胡繩之纚纚

古音所禾反王逸曰胡繩香草

也纚纚索好貌

謇吾法夫前脩兮

孫志祖曰黃伯思云謇楚語也則不作謇諤訓

非世

俗之所服

古音蒲北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

則王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張惠言曰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俞樾曰彭咸疑彭祖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後與屈子同出高陽故一再言之

民生之多艱戚學標曰艱猶文作難故艱有喜音與涕替莖悔為韻余雖好脩姱

以鞿居依反羈兮王逸曰鞿羈以馬自喻羈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王念孫曰雖與唯同言余唯

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為人所係累也謇朝諝夕音粹而夕替之也謂讒毀也其

既替余以蕙纕息羊反兮又申之以攬茝音止

王逸曰纕佩帶也其昶案上官大夫讒原伐亦余心之其功既替二句正述讒言謂其以善自矜也

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古音喜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

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音遙詠音卓謂余以善淫

王逸曰謠謂毀也詠猶謔也固時俗之工巧兮音面規矩而改錯王逸

日偏背也錯置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錢澄之曰原作憲令

楚弊政多所釐革上文何不改乎此度是也原一遵規

矩繩墨以爲度故使姦邪無所容原去而法廢則棄其

規矩繩墨而周容以爲度矣其鬱邑佗佗係不惜其身惜

其度也故一則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觀民之計

極而終之以徒渾鬱邑余佗救駕係丑利兮王逸曰

莫與爲美政反鬱邑余佗反係反兮王逸曰

佗係失志貌洪興吾獨窮困乎此時去聲也寧溘渴合死

祖曰鬱邑憂貌洪興吾獨窮困乎此時去聲也寧溘渴合死

以流亡兮洪興祖曰余不忍爲此態古音也驚脂利鳥

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同之能周兮夫孰異

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同詬何焯伏清

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方苞曰前言九死未悔問

質諸前聖而無所疑其所以處死者悔相道之不察兮

蓋審矣吳汝綸曰以上見排同列

悔相道之不察兮

王逸曰相視也察審也延伫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

之未遠雲阮反方苞曰反覆審處謂舍死無他塗又復

可處隱步余馬於蘭皋兮俞樾曰左傳左師見夫人

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以離尤兮五臣曰尤過也洪退將復脩吾初服古音蒲

製芰奇寄荷以為衣兮古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

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魚及兮長余佩

之陸離洪興祖曰許慎芳與澤其雜糅女救兮王逸曰

外有芬芳之德惟昭質其猶未虧古音義五臣曰惟獨

為自虧損也其昶案漢學諧聲云虧讀科此从陽忽反

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張惠言曰往觀四荒即下文上下求索

佩續

匹賓反

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其昶案不能翹然於國仍欲以直道行之

冀有萬一之合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姚鼐曰常當作恆避

漢諱改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平聲王逸曰雖獲罪支解

志猶未艾王夫之曰此上原述志已悉以下復設為愛己者之勸慰以廣言之明已悲憤之獨心人不能為謀神不能為決也姚鼐曰以上言

女頹

音須

之嬋

音媛

申申其詈

力異反

予

上聲王逸曰申申重也洪興祖曰說文頹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

頹水經引袁崧云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觀女頹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朱子曰嬋媛眷戀牽持之意其昶案予讀上聲與野韻義仍為予我之子古無四聲之別餘倣此方植之先生云古者字少多假借古

音四聲互用明乎此可以讀古書矣曰鮫同倅同直以亾身兮王逸曰終

然歿音天乎羽之野古音暑洪興祖曰歿沒也鮫遷羽山

汝何博謔而好脩兮其昶案博謔謂謔諤之甚紛獨有此姱節蕢

茝音綠施音施以盈室兮王逸曰蕢蕢耳皆惡草判獨離而不

服古音蒲北反眾不可戶說兮洪興祖曰管子云聖人之治

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勞音瓊獨而不

予聽平聲王逸曰勞孤也錢澄之曰上余字為原言也

案懼其倅直取禍所依前聖以節中兮朱駿聲曰節

憑心而厯茲洪興祖曰說文憑憑也其濟沅湘以南征

兮就重華而陳古陳詞王逸曰帝繫云瞽叟生帝舜是

南龔景瀚曰必就重華者舜崩於蒼梧葬於
九疑皆楚之邊地亦詩人歌土風之意也 啟九辯與

九歌兮洪興祖曰山海經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

用之天問亦云啟夏康娛以自縱姚鼐曰啟九辯下十

棘賓商九辯九歌六句皆言失道君之

致禍湯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啟之失道載逸書

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與澆竝斥為康娛戴震

曰夏之失德康娛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自縱以致喪亂古音胡貢反王引之曰巷讀孟子鄒與魯闕之闕字亦

作闕呂覽相與私闕高誘注闕闕也逸周書云五子忘

伯禹之命胥興作亂所謂家闕也五子即五觀楚語云

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

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竹書帝啟十年巡狩舞

九招於大穆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墨子

引五觀亦言啟淫佚康樂於野五計淫游以佚畋音

是五觀之作亂實啟有以開之羿反

兮又好射夫封狐王逸曰固亂流其鮮終兮泥食角又

封大也

反

貧夫厥家

古音姑王逸曰澆泥寒泥羿相也

身被服強圉兮

王逸曰澆

寒泥子強

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

隕于敏

夏桀之常違兮

五臣曰言常背天違道

乃遂焉而逢殃

景

瀚曰遂玉篇安也

后辛之菹

臻魚切

醢兮

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朱子曰后辛即紂也殺比

干醢梅伯

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

王逸曰儼畏也

周論道

而莫差

音

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滂禾反

皇天

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王逸曰錯置也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吳汝綸曰計極

猶紀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古音蒲北反錢澄之曰此

原之所為

阼

余廉反

余身而危死兮

洪興祖曰前漢注云阼近邊欲墮之意

覽余初其猶未悔

古音喜

不量鑿而正柄

而銳反

兮

洪興祖曰柄刻

木端所以入鑿

固前脩以菹醢

古音喜

曾

同增

歔歔余鬱邑兮

王逸曰曾

累哀朕時之不當

平聲

攬茹蕙以掩涕兮

王逸曰茹柔栗也

霑余

襟之浪浪

音郎悔則仍將以此道望吾君吾相矣所謂一篇

之中三致意者也此以下言求君也義和望舒飛廉鸞

皇皆喻己所以悟君之道吳汝綸曰以上因女嬃之言

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興失道則亡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

吾既得此中正

平聲

騶玉虬

音求

以乘鸞

於計反

兮溘埃

音哀風

余上征

張惠言曰接上往觀四荒謂以道驅馳也

朝發軔

音刃

於蒼梧兮夕余

至乎縣

音玄

圃

博故反王逸曰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

欲少畱此靈瑣兮

五臣

日瑣門閤也

日忽忽其將暮

莫故反

吾令羲和弭

彌耳反

節兮望

崦

淹音崦茲音

而勿迫

古音博王逸曰羲和日御弭按也崦崦日所入山方苞曰原既疏之後尚

未與君絕故使齊而反復諫釋張儀懸圃靈瑣皆喻君

所自明依依於君側之故非有他也念日之將暮仍冀

輔君及時路曼曼莫官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言曰上謂君下謂臣帝閭不開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

傷懷王也高丘無女傷椒蘭也

轡乎扶桑王逸曰總結也淮南云日出折若木以拂日

兮洪興祖曰山海經南海之內聊逍遙以相羊蔣驥曰

黑海之閒有木名曰若木

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古音注王逸曰望

舒月御飛廉風伯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夏忻曰言雷聲未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古音飄風屯其相離兮

帥雲霓而來御其昶案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曰總

與禦同

集虛草堂

斑陸離其上下

古音戶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上聲其昶案望予言欲令帝閭倚門視望以待己之至遠遊篇亦有此語下二句乃言久待而關不開是不肯

相望也時曖曖

音愛

其將罷

音皮兮

王逸曰曖曖昏昧貌

結幽蘭而延伫

世溷

胡困反

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方苞曰以上云云皆自喻遭讒

見疏陳志無路梅曾亮曰以上言君之不可求而朝吾歸罪於左右之蔽障此下言求所以通君側之人

將濟於白水兮

王逸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山

登閬

音郎

風而縹

音薛馬

古音姥王逸曰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縹繫也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

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古音疲

及榮華之未

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李光地曰高丘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下女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

位而備進用者乃求女如宓妃者而不可得相與驕傲淫遊而已

吾令豐隆乘雲兮

王逸

日豐隆 求宓音伏妃之所在古音止洪興祖曰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

死遂為 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蹇脩伏羲氏

之臣也孫詒讓曰理即行理之理猶言使也廣雅理媒

舉故下文理弱媒拙及九章抽思思美人篇皆理媒竝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音徽繡音畫其難遷王逸曰緯繡

案乘雲以求宓妃乃乖刺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

難合此申言高丘之無女 反于軟 盤古讀如班王逸曰淮南言弱水出於窮保厥

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龔景瀚曰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獨樂

夕次窮石朝濯洧盤所見皆無君國覽相觀於四極兮

之憂者此申言相下女而亦無可詒 朱駿聲曰覽相觀三 周流乎天余乃下古音望瑤臺之

偃蹇兮

王逸曰偃蹇高貌

見有娥

音

之佚女

王逸曰有娥國名佚美也洪興祖曰

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

吾令鳩

直禁反

爲媒兮鳩告余

以不好

上聲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

吐彫反

巧

何焯曰拙如鳩

者猶惡其巧言佞人之多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

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王逸曰帝繫云高辛氏爲帝嚳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契

其昶案高辛氏有薦賢之人而高陽之後無有此傷懷王時之多讒佞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

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畱有虞之二姚

王逸

曰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李光地曰浮游觀望欲及少康之末室爲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爲之求賢以輔導庶幾異日如

少康之赫然中與不失舊物也理弱媒拙原自道也我
欲為君求賢而力弱拙無以取信其餘則嫉賢蔽美之
徒而已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鳥路反 閨中既以

遠雖遂反 遠兮哲王又不寤梅曾亮曰閨中句結求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古音故張惠言曰以

君臣卒不能悟 索薺音瓊 茅以筵音專 兮王逸曰薺茅靈草筵

草折竹以卜曰筵 命靈氛為余占之王逸曰靈氛古曰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朱子曰兩之字自為韻

必有信能好脩者而後慕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

有女張惠言曰惟承求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而釋女同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王逸曰此

辭錢澄之曰靈氛勸其遠逝亦猶史公世幽昧以眩所云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之意熒

反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鄧廷楨曰惡與文字韻民好惡其不同

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吳汝綸曰其讀如豈言人情相同戶服艾以盈要

同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古音避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

理音呈美之能當平聲王逸曰理美玉也其昶案當合也蘇冀壤以充幃兮

王逸曰謂申椒其不芳梅曾亮曰以上答靈氛取也蘇冀壤以充幃兮

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

懷椒糈音所而要平聲之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神百神翳於

反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方續曰迎必迂字之誤迂御一字也鄧廷楨曰江氏

晉三亦謂迎當作迂音寤皇剡剡以冉反其揚靈兮王夫之曰皇尊稱神之辭剡剡猶冉

冉彷彿之貌

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渠

音矩獲鳥

反

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

音皋繇陶

而能調

古音用平

聲王逸曰摯伊尹名戚學標曰詩及韓非子調皆叶同調从周聲或周之本體从用兼有用音

苟中情

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

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

桓聞以該輔

王逸曰該備也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

王逸曰晏

晚

時亦猶其未央恐鵠

音提一作鵠

鵠音決

之先鳴兮使夫百

草為之不芳

五臣曰鵠鵠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葵

音愛

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

古音制

之

梅曾亮曰巫咸言止此靈氛勸其去巫咸則欲其留而求合勉陞降二句求台之大旨也

時續紛其

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

茅古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

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洪興祖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余

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其裒案長多也謂容飾多而無實德委厥

美以從俗兮王逸曰委弃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慝它

反兮王逸曰慝淫也殺殺音又欲充夫佩褱既干進而務入兮又

何芳之能祗旨夷反王引之曰祗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必不能自振其芬芳固時

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古音訛覽椒蘭其若茲兮又

況揭車與江離古音羅威學標曰古離音與羅近方言離謂之羅羅謂之離是也古人用韻或

从離或从羅其裒案巫咸勸其為及時之芳毋為惟茲偃蹇之佩故答言芳易變化唯茲佩之可貴也

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錢澄之曰同為時所委棄

如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古音迷王逸曰沫

香和調度以自娛兮錢澄之曰玉音璆然有調有度古

玉聲鏘鳴和者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

觀乎上下古音戶梅曾亮曰以上答巫咸之辭言畱以

之必不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古音

同也曾亮曰靈氛欲其去既答以去之無益巫咸欲其畱以

求合尤有所不能嗚呼為屈子者去耳畱耳死耳故不

得已仍從靈氛之吉占焉而卒折瓊枝以為羞兮洪興

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折瓊枝以為羞兮祖曰

羞致滋味精瓊靡音以為粳陟良反王逸曰精鑿也靡

見周禮禮有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王逸曰象何離心

屈賦微上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

池戰反

吾道夫崑崙兮

王逸

日遭轉也

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

鳥咸反

藹兮鳴玉鸞之

啾啾

音秋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

政之昏亂無異南荆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急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讐之國不可依况貴戚之卿義與國共者哉卒之死而靡他淮南所謂日月爭光者此也姚永樸曰李文貞以為西指秦言是也當時六國鳳之必并於秦無智愚皆知之荀子彊國篇言之尤詳

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

洪興祖曰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

遵赤水而容與

王逸曰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

戲麾蛟龍使梁津兮

王逸曰津西海也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龜

以為梁也

詔西皇使涉予

上聲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

待賦學標曰待从寺聲古讀同侍此與期叶又為侍輕聲路不周以左轉兮洪興祖曰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西海以為期梅曾亮曰

方之地亦刪書終秦誓之意也時五國皆昏亂將亡度往而樂者惟秦耳而屈子能適秦哉屯余車

其千乘兮齊王軟音大音而竝馳洪興祖曰方言云輪韓楚之閒謂之軟齊同也駕

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古音夷戚學標曰蛇正讀徒和反歛音則入夷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音莫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以愉音俞樂陟陛皇之赫戲同音兮王逸曰皇皇天忽

臨睨五計反夫舊鄉王逸曰睨視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音拳局顧

而不行古音杭王逸曰蜷局詰曲不行貌亂曰王逸曰亂理也洪興祖

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

懷乎故都

古音豬戚學標曰都从者聲者古讀清輕音則同諸

既莫足與爲美政

今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錢杲之曰從彭咸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耳王夫之曰原

之沈湘雖在頃襄之世而知幾自審矢志已夙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唯極於死以爲志故可

任性孤行也龔景瀚曰莫我知爲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爲美政爲宗社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

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爲美政而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爲美政而

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

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張惠言曰願侯時乎吾將刈

延伫乎吾將反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遠逝以自疏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五句爲層次

九歌

何焯曰漢志載谷永之言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

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諫之詞異乎尋常史巫所陳也其昶案懷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則九歌之作必原

承懷王命而作也推其時當在離騷前史稱原博聞彊志明治亂嫺辭令懷王使原造憲令上官大夫譏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為雖非其實然當時為文要無出原右者彼懷王撰詞告神舍原誰屬哉案懷王十一年為從長攻秦十六年絕齊和秦旋以怒張儀故復攻秦大敗於丹陽又敗於藍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

音俞

兮上皇

王逸曰穆敬也上皇謂東皇太一言己將修祭

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

撫長劍兮玉珥璆

音求

璆鳴兮琳

琅

朱子曰璆璆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

瑤席兮玉璫

音鎮洪興祖曰璫壓也下

文云白玉兮為鎮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璫

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

藉

洪興祖曰蒸進也藉薦也

奠桂酒兮椒漿揚枹

音浮

兮拊

音府

鼓

擊也洪興祖曰枹擊鼓槌也

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王夫之曰倡與

唱通靈偃蹇兮姣音狡服王逸曰偃蹇舞貌姣好芳菲菲兮

滿堂五音紛兮繁會五臣曰繁會錯雜也君欣欣兮樂康五臣曰君謂東

皇朱子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

右東皇太一洪興祖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

太一東南郊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古音央俞樾曰詩云美

文瑛玉光也此云若英猶詩言如英靈連蜷兮既留王夫之曰連蜷爛昭

昭兮未央蹇將憺音旦兮壽宮王逸曰蹇詞也憺安也許

也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王觀國

周旋舒緩之意靈皇皇兮既降古音洪王夫之曰焱音標遠舉兮

皇皇盛大而遽也

焱標遠舉兮

雲中

王逸曰焱去疾貌

覽冀州兮有餘

洪興祖曰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

也四方之主

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

五臣曰夫君謂雲神極勞

心兮懔懔

音冲王逸曰懔懔憂心貌其昶案雲日之神九州所共非楚所能私故神既降而去猶思

之太息恐神貺之不答而禱祀之無靈也

右雲中君

洪興祖曰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

王逸曰君謂湘君夷猶猶豫也

蹇誰留兮中洲

王逸曰蹇詞也

朱子曰言既設祭祀而不肯來不知為何人所留也

美要

平聲

眇兮宜修

王逸曰眇好貌洪

興祖曰眇與妙同

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

古音疲戚學標曰凡諧皮

聲者从陽讀婆从陰讀疲說文於絛字下發例

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

古音釐

吹參差兮誰思

王逸曰參差洞簫也其昶案誰思言其何所憂思而吹洞簫下文云

云皆其思之所寄也駕飛龍兮北征適吾道兮洞庭王逸曰薛荔

拍音博兮蕙綢音儔王夫之曰拍撓下板蓀撓而遙兮蘭

旌王逸曰撓船小楫也望涔音岑陽兮極浦洪興祖曰今澧州有涔陽浦橫大江

兮揚靈王夫之曰靈同鼓揚靈兮未極朱子曰女嬋

媛兮為余太息朱子曰女嬋媛橫流涕兮潺反潏鋤山潏隱

思君兮陴音側王夫之曰陴側與悱惻同其昶案望神

桂櫂直教反兮蘭枻音洩王逸曰櫂楫也斲冰兮積雪五

日乘舟值天盛寒斲斫冰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

末王逸曰薜荔緣木而生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

絕石瀨兮淺淺古音飛龍兮翩翩其昶案淺瀨交不忠

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古音弦其昶案秦使張儀來詐楚絕齊賂以商

於地六百里懷王信之使一將軍西受地張儀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懷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尙薄邪乃使

勇士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六里懷王大怒伐秦自是兵連禍

結旋和旋戰卒以亡國所謂恩不甚而輕絕也交不忠謂絕齊期不信謂張儀稱病不出此蓋述其事以求神

之聽也鼃朝同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

周兮堂下古音捐余玦洪興祖曰玦如環而有缺兮江中洪興祖曰玦遺余佩

兮澧浦洪興祖曰捐玦遺余佩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去聲兮下

女朱子曰恐其不能自達則又昔古時不可兮再得聊

逍遙兮容與

右湘君其昶案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則楚祀湘水之神禮也故舉國之大事正告於神

帝子降兮北渚

朱子曰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為娥皇正妃故稱君

女英自宜降稱夫人也

目眇眇兮愁予

上聲 嫋嫋

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

古音

登白蘋

音煩

兮騁望

王逸曰蘋草秋生

與佳期兮

夕張

去聲王夫之曰與如禮記生與來日之與數也

鳥何萃兮蘋中

五臣曰蘋水草 習

音增 何為兮木上

王逸曰晉魚網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

古音蓮

思公

子兮未敢言

王逸曰公子謂湘夫人也朱子曰帝子而

公子公主其昶案鳥萃二句明事與願違欲言於公子而又未敢倉卒也所言之事蓋即前篇所陳者故不復

述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音眉

何為兮庭中蛟何

為兮水裔

洪興祖曰裔邊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音逝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五臣曰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

往其昶案此言己之馳馬江皋冀聞夫人之召而不可
得亦猶處庭中蛟居水裔既失其所安能有獲故以
下復言脩飾祠宮以候神築室兮水中葺音緝之兮荷蓋古音記蓀壁兮

紫壇音善壘古播字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音老洪興祖曰說文橈檡

也辛夷楣兮葍房王逸曰辛夷香草葍白芷也罔同網薛荔兮為帷擗

普覓反蕙櫨音綿兮既張五臣曰擗析以為屋聯白玉兮為鎮王逸曰

鎮坐席也疏石蘭兮為芳王逸曰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繚音了之兮

杜衡古音杭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庶音武門古音民洪興祖曰庶

說文堂下周屋也庶門謂庶與門也九疑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

袂兮江中遺余襍音牒兮澧浦洪興祖曰方言禪衣江搴

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古音渚朱子曰遠者亦謂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

也 皆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其昶案時不可失一再言之者蓋速神之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漑雨兮

灑塵

王逸曰暴雨為漑雨

君回翔兮以下

古音戶

踰空桑兮從女

汝同

洪興祖曰山海經東曰空桑之山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上聲其昶

案壽天之柄司命且不能操故欲與之適九阸以縱觀陰陽氣化皆莫之為而為司命雖欲折麻相遺無能為

助老之將至司命與己不近而愈疏是以愁也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

吾與君兮齊速

張文虎曰齊速即齊邀王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述聞云爾雅齊疾

也齊邀與舒遲對文二字同義

導帝之兮九阸

音岡王逸曰出入九州之山

靈衣兮

被被同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古音

與戚學標曰為古折疏麻兮瑤華古音將以遺兮離居讀乎歛音則如與

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鞿鞿高馳兮冲

天古音汀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

若今兮無虧古音科朱子曰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

合非人之所能為也因祀司命而發此意則原固人命

所以順受其正者亦嚴矣其昶案若猶及也

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古音乎陳第曰始欲從之空桑

日莫知所為又曰孰離合可為見命之不可移也其昶

案一篇之中兩用為字分陰陽舒歛以為聲韻懷王欲

事神邀福此言命不可為其因事納忠懇懇如此

右大司命洪興祖曰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

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

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古音戶

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

襲予

上聲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王夫之曰此述祈子者之

情其昶素蓀謂君也巫祝言君若有美子則不愁苦矣

穠古秋字

蘭兮青青綠葉兮

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其昶案此言祀神者多惟君獨得神

之眷昧余者巫祝代君自稱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

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其昶案以上巫述君之喜得事神而又悲

神去之速也以下巫述神之賦君

荷衣兮蕙帶

古音帝

儵而來兮忽而

逝

洪興祖曰莊子疏云儵為有忽為無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五臣

日須待也其昶案此君謂神與女同沐兮咸池晞女髮下文曰女曰美人皆目楚君

兮陽之阿

古音猗王逸曰希乾也

望嫫

同人

兮未徠

同來音釐

臨風

忱

許往反

兮浩歌

古音姬

孔蓋兮翠旂

于盈反王逸曰言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

翠之羽為旗旂

登九天兮撫彗

音穗

星竦長劍兮擁幼艾

王夫之曰彗星

如帚撫之以除災眚擁衛也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平聲

嬰兒也竦劍以護嬰兒使人宜于其視案此託為神言君知愛子亦宜愛民所以動其為民父母之心也

右少司命

王夫之曰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稚故

曰少古者臣子為君親祈承命徧祀於羣神而祓無子者祀高媒大司命少司命皆楚俗為之名而祀之

噉

音吞

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

皎

同咬

兮既明

古音芒

駕龍輶

音舟

兮乘雷

王逸曰輶車輶也

載雲旗

兮委蛇

古音夷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古音同

羌聲

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王逸曰憺安也其昶索聲色即下所陳絃瑟簫鐘祭神之

樂舞是也夜中作樂觀者顧懷聲色且太息日之將上

娛樂未極朝野酣嬉如此而欲媚神以卻敵其可得乎

原意存諷諫 絃反瑟兮交鼓王逸曰絃急張絃也王

言之痛絕 齊鼓同兮瑤簴其呂反洪興祖曰周禮笙師其

之也 簫鍾同兮瑤簴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

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爾雅木謂 鳴鬴同兮

之虞懸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為飾也 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古音枯去聲王夫之曰靈

吹竽思靈保兮賢姱 兮翠曾王逸曰言巫舞翩然若飛 展詩兮會舞應律兮

洪興祖曰博雅翩翥飛也 合節古音 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

射天狼梅曾亮曰天狼者秦之分野舉長矢而射之此

一發之樂也北斗桂漿歸而飲至撰轡高馳所 為翩然翺翔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

不可復制

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古音杭其昶案日冥之時東行而反則噉將出

時之為西行可知秦在西也谷永謂懷王隆祭祀欲以助卻秦軍此章正其祝神卻秦之詞

右東君

洪興祖曰博雅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

其昶案巫言其君欲乘車駕龍與神橫波而遊

九河也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古音羅

登崑崙兮四

望

其昶案崑崙河源待神不來遂登崑崙之上悵望極浦而懷思也

心飛揚兮浩蕩日

將暮兮悵悵歸惟極浦兮寤懷

古音同

魚鱗屋兮龍堂紫

貝闕兮朱宮

王逸曰文苑作珠宮

靈何為兮水中

其昶案水中有龍堂朱宮神所

居也訝其不來故

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濱

流澌紛兮將來下

古音戶其昶案神至是來矣一交手後河自東流君自南還曾不得稍流

連也見河非楚境內之川禮不當祀神所不歆此諷諫之旨也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

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

音予上聲王逸曰媵送也其視

案波迎魚媵寂寞而還視向之欲衝風橫波駕龍驂螭者不侔矣

右河伯

王夫之曰河神也四瀆視諸侯故稱伯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昭王謂非其境內山川

弗祀焉昭王能以禮正祀典故已之而楚固嘗祀之矣遙望僭祭序所謂信鬼而好祠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

王逸曰若有謂山鬼也被薜荔兮帶女蘿

王逸曰女

蘿兔絲也

既含睇

音弟

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

音窈窕徒了反

子則設為鬼之命人而予乃鬼之自命也王夫之曰此以下皆山鬼之辭述其情因以使之歆也

乘赤

豹兮從文狸

反里之

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

王夫之曰言人既慕而召我則乘山獸御木葉出女蘿薜荔之中攜蘭衡

以來相遺其昶案以上山鬼之來享者以下則未與享者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

險難兮獨後來古音表獨立兮山之上王逸曰表特也雲容容

兮而在下古音戶王夫之曰容容不一色也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

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上聲錢澄之曰

華予猶言光寵也其昶案自河伯以上所祀之神皆有專主而山鬼則其類甚繁不能徧及故不得祀者羨其

得祀者久留君所憺然忘歸而歎己之寂寞也一則安而忘歸一則悵怨忘歸曲達其情既以安來享之鬼而

其未來者亦有以慰其思也宋三秀兮於山閒王逸曰三秀謂芝草石磊磊魯

反兮葛蔓蔓莫干怨公子兮悵忘歸朱子曰公君思我

兮不得閒音閑其昶案始曲諒君非不我思但不得閒耳山中人兮芳杜若飲

石泉兮蔭松柏古音君思我兮然疑作其昶案繼則雷疑信交作

填填音田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音又夜鳴風颯颯音撒兮木

蕭蕭古音搜思公子兮徒離憂其昶案終乃知公子之不一

憂極寫羣鬼望祀之情所謂鬼猶求食也神則慕望其來而不可得鬼則無厭如此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矣

而山鬼之為淫祀亦即此可見

右山鬼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梟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姚永樸曰地理志言楚

俗重巫鬼信淫祀此自其國之本俗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王逸曰錯交也旌短兵刀劍也旌

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陳同陣兮躡余行

古音杭左驂殪音意兮右刃傷王逸曰殪死也言已所乘左驂馬死右驂馬被刃創也

霾同埋兩輪兮繫四馬古音姥王逸曰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天

時懟

音隊

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塹

古野字音墅朱子曰嚴殺猶言鏖戰

痛殺也

言適值天之怨怒故眾皆見殺不得葬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

路超遠

雲阮反

帶長劍兮挾秦弓

古音肱

首雖離兮心不懲

朱子曰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古音羽陵反

右國殤

洪興祖曰謂死於國事者姚永樸曰九歌終於國殤亦因兵挫於國事者姚永樸曰九歌懷

王怒而攻秦大敗於丹陽斬甲士八萬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茲祀國殤且祝其魂魄為鬼

雄亦欲其助卻秦軍也原因敘其戰鬪之苦死亾之慘聆其音者其亦有惻然動念者乎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王逸曰代更也朱子曰芭與葩同

嫋女倡兮

容與

王夫之曰倡歌也

春蘭兮秋鞠

同荊朱子曰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芭也

長無絕兮終古

王夫之曰祀典不廢常得事神蓋詩勿替引之之意

右禮魂

王夫之曰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終古無

絕則送神之曲也魂亦神也

天問

王夫之曰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舉天之不測不爽者以問潛不畏明之庸

主具臣是為天問而非問天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而要歸之旨則以有道而興無道則喪黷武忌諫耽樂淫色疑賢信姦為廢興存亡之本原諷諫之心於此而至於抑非徒渫憤抒愁已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

上聲之王夫之曰遂與邃通遠也姚永樸曰如曰若稽古之曰

詞也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其昶案發端問此以見人冥昭心之靈無不可窮之理

冥昭

曹

反母豆

闇

同誰能極之

洪興祖曰言幽明之理曹馮同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

翼惟像何以識之

洪興祖曰淮南言天地未形馮翼其視案惟為也言由無形而為有

形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古音乎王夫之曰天何為有晝夜

陰陽三合何

本何化

古音訛洪興祖曰穀梁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朱子曰天者理而已矣

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

圓則九重孰營度

徒落之夫

之曰圓則渾天之儀表九重者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其

案天地無心成

幹音維焉繫天極焉加

古音姬王逸曰化陰陽無始

王夫之曰加託也南北二極如棟必有所託

八柱何當

東南何虧

古音義王逸曰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洪興祖曰淮南云地有九州八柱素問云天不足西

北地不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古音注洪興祖曰際邊也傳云九天之際曰九垓放

至也屬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洪興祖曰隅角也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天何

所沓

徒合反

十二焉分

王逸曰沓合也洪興祖曰左傳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王夫之曰此

皆問天地幽明之故原好學深思得其所以然為吉凶

順逆之原本而為習而不察者詰使察識而不自錮於

昏昏之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洪興祖曰列子云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

內也

有光出自湯

音陽

谷次于蒙汜

詳里反王逸曰次舍也洪興祖曰書宅嵎夷曰暘谷

即湯谷爾雅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

則又育

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洪興祖曰書有旁死魄哉生明先儒云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

所蔽其昬案何德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洪興祖曰菟與兔同朱子

問其何等體性也日顧菟在腹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月中微

黑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非真有是物也王夫

之曰此問二曜顯晦之理毛奇齡曰顧兔月中兔名以

兔本善視故禮記兔曰明視其昬案厥利維何者言月

果何所利而腹顧免於女岐無合夫

音扶

焉取九子

王逸曰女

中蓋斥俗說之無稽也

岐神女無夫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古音止王逸曰伯強而生九子

氣也王夫之曰此問氣化之變其昶案生何闔而晦何
氣盛或無夫而有九子死氣盛則疫厲興

開而明古音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王夫之曰

此問晝夜之所以分其昶案女岐四句申言天不任汨
地氣化此四句申言日月晦明以上皆問天象

鴻師何以尙市羊之王逸曰汨治也鴻大水師眾也尙

以舉之洪興祖曰荀子云禹有功抑下鴻鴻即洪水其
昶案禹敷土奠高山大川將問地形故以鮌禹事發端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古音之王逸曰課試也朱子曰

且小試之而鴟鵂曳銜鮌何聽平焉
毛奇齡曰曳猶踵

銜猶轡銜以口相結銜也鮌築堤障水宛委盤錯如鴟
龜牽銜者然是就鴟鵂形而因之為堤古人制物多因

物形如視鴟制施觀魚制帆之類特不用疏導但用防
遏則迄無成功是聽鴟鵂之計而誤之耳所謂鮌之治

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揚雄蜀本紀張儀築蜀

城依龜行踪築之又史稽曰張儀依龜迹築蜀城非猶

夫崇伯之智也崇伯順欲成功帝何刑焉其昶案吳越

鮌封號卽是其事功亦由於纂前緒而堯何遽罪鮌永遏在羽山夫何

三年不施古音托李詳曰施讀若左傳伯禹腹鮌夫何

以變化古音訛俞樾曰腹當作夏說文夏行故道也纂

就前緒遂成考功王逸曰父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洪泉極深何以寘古音之洪興祖曰寘與填同淮南地

方九則何以墳之王逸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應龍何

畫音獲河海何厯王逸曰有翼曰應龍禹治洪水時有神

之鮌何所營孫詒讓曰營禹何所成王夫之曰此因地

惑也亂也

言得失成敗莫不自己也康回憑怒墜古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

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洪興祖曰春秋傳震

電馮怒注九州安錯倉故川谷何滂音戶洪興祖曰錯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音

其衍幾何王逸曰脩長也衍廣大也洪興祖曰隳與橐

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為崑崙縣圃其尻反刀安在

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崑崙縣圃乃上通於天

古音止王逸曰崑崙在西北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

朱子曰崑崙據水經在西北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

諸本作尻康熙字典尻字下引此文作尻今據改廣雅

尻臂也史記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

勃碣尻猶尾也莊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洪興祖曰淮南

子亦以首尻對舉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洪興祖曰淮南

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四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洪興

祖曰淮南言東北蒼門東開明之門東南陽門南暑門

雲是雨天下八方西北辟同啟何氣通焉洪興祖曰淮南云北門開

以納不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洪興祖曰山海經鍾山之

吹為冬呼為夏注云即燭龍也王夫之曰北極義和之

未揚若華何光王夫之曰若華若木之華其昶案南北

神物為光燭龍若何所冬暖同何所夏寒王夫之曰以

焉有石林洪興祖曰吳都賦云雖有石何獸能言王逸

記猩猩焉有龍虬音糾負熊以遊王逸曰有角曰龍無角

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巡又雄虺許偉九首洪興祖曰

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忽焉在古音何所不死洪興祖曰

其昶案九首故大

死民在交脛國東長人何守王逸曰括地象云長人長其人黑色壽不死

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隅之山也方績靡萍九

日守當與首同韻首尾爲一韻中二句爲一韻

衢毛奇齡曰靡萍蔓蘋也其葉九出爲九衢山海經建

則木枝無九衢可知或卽弱水中有九衢下有九衢曰下有

之靡萍古賦云寧弱水之九衢泉胥里華安居洪興

麻有子曰泉天對云浮山孰產赤華伊泉山靈蛇吞象

厥大何如洪興祖曰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黑水玄汜

三危安在古音止洪興祖曰言黑水玄汜三危皆安在也書導黑水至於三危張揖云三危山在鳥

鼠之西黑水出其南毛奇齡曰西京賦乃若昆明靈池

黑水玄汜因黑水所渚原名玄汜故記載有其名漢宮

亦擬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蔣驥曰穆天子傳黑水之阿

云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鮫陵音魚何所疏舉反洪興祖曰

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魃音堆焉處洪興祖

天對云鯨魚人貌邇列姑射是也魃音堆焉處洪興祖

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魃魃音堆焉處洪興祖

魃音堆焉處洪興祖隄音堆焉處洪興祖隄音堆焉處洪興祖隄音堆焉處洪興祖

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洪興祖曰說文

彈射也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王

夫盡其生成變化之萬殊蓋欲使聞之者於其有實者

窮所自之理以推得失興喪之故而擴其心志勿迷錮

於牀第戶牖之間於其無實者必聽之審辨之明而後

不為所惑也其昶案自篇首至此禹之力獻功降省下

問天象地理物變以下皆言人事禹之力獻功降省下

土方朱子曰下土方用商頌語禹以勤焉得彼僉字

山女而通之於台桑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

興祖曰僉山閔妃匹合厥身是繼王逸曰閔憂也禹所

九江當塗也閔妃匹合厥身是繼以憂無妃匹者欲為

身立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鼃飽王夫之曰禹之循理過欲所以興也懷王徒以

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鼃飽

王夫之曰禹之循理過
欲所以興也懷王徒以

色故而寵鄭袖反覆致詰欲令鏡古以自悟也毛奇齡曰鼂飽者急於行役所謂朝食蓐食也柳對呱呱之不

而寵鄭袖反覆致詰欲令飽者急於行役所謂朝食

鏡古以自悟也毛奇齡
蓐食也柳對呱呱之不

盡而孰圖味亦是意也其祿案人口有同嗜禹菲飭食
故曰嗜不同味此問禹既急於治水何又娶於塗山既

孰圖味亦是意也其裨案
嗜不同味此問禹既急於

人口有同嗜禹菲飲食
治水何又娶於塗山既

憂無如四何又樂於朝餽而辛壬癸甲四日曾行乎史
記言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是其事也家元伯先生謂
其生比言弱之所嘗異抹以文義求之當

如四何又樂於朝餽而辛
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是
此言鳥之所養異人異

王荊甲曰魯行乎史
其事也家元伯先生謂
未以文義求之當

作胡爲快鼃飽而嗜不同味味與繼古音同部
啟代

此言馬之所嗜與羣人異
爲快鼃飽而嗜不同味味

與繼古音同部 啟代

祖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啟繼世以有天可攸能憂而能

有扈氏與夏同姓啟繼世

以有天可攷能而能

下有扈不服大戰於甘故曰卒然離蜚何居州夢山有
句是蓬洪興祖曰惟思也其昶案漢書注拘曲礙也有

扈不服大戰於甘故曰卒
洪興祖曰惟思也其和

然離蟹何居州雪川前
案漢書注拘曲礙也有

折是遠
 扈氏不
 服爲曲
 礙能平
 服之是
 謂能達
 敢繼世
 賢君蓋
 以望皆
 歸朕同
 音而無
 害厥躬
 王逸曰
 射行

蓋以望
皆歸朕
同音而

服之是謂能達啟繼世
無害厥躬王逸曰射行

之頃襄也 卞島身射奪菽下矢等身也其祗案身
行訓見廣雅籀說文云窮治罪人也射籀者行法也此

見廣雅籀說文云窮治罪

人也射籍者行法也此

害於其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古音洪毛奇齡曰何以

獨播於眾也書云邁種德德乃降其昶案啟代益作后

故曰后益作革此申言禹功德之遠民不能忘故不歸

益而歸啟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古音姬王逸曰賓列

吾君之子也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也其昶案賓列訓見

廣雅棘急也商者章也張也言啟急欲張何勤子屠母

列其九辨九歌之樂啟晚而荒樂見墨子何勤子屠母

而死分竟地平聲朱子曰淮南說禹治水時塗山氏化

方而啟生孫詒讓曰分地指啟死而太康失國之事其

昶案竟與境同此再申言啟德之不終雖有生時瑞異

而身歿禍作蓋思憂則能達荒樂則鮮終帝降夷羿革

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不顧難以圖後夏后相者也姚

孽夏民王逸曰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姚

革孽夏民言夏本宗胡舛夫河伯而妻去聲彼雒同嬪王

子易之使為庶孽胡舛夫河伯而妻聲去彼雒同嬪王

曰傳云河伯化為白龍羿見射之眇馮同珧遙音利決封

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憑同珧遙音利決封

稀虛豈

是舛

古音食倫反王逸曰馮挾也琬弓名決射

之琬注云用蜃飾弓兩頭儀禮注云決以象骨為之著

右大擘指以鈎弦其昶案禽封稀射河伯屈子以為有

窮羿而淮南以為堯時羿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古事傳聞異辭多如此

王逸曰烝祭也若順也言羿獵射猨以其肉膏祭天帝

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錢澄之曰問帝既已降之何又

不順

泥娶純狐昋妻爰謀

於純狐氏女遂與泥謀殺羿

鄧廷楨曰謀有上聲左傳與人之謀與每韻其昶案何

羿之舛革而交吞揆

求癸之洪興祖曰禮云貫革之射

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眾交

合而吞滅之孫詒讓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刻而類揆吾

家其昶案帝降而王傳子之局至禹而定故首阻窮西

論夏事以上禹為法羿為戒敢在法戒之間

征巖何越焉

錢澄之曰阻窮猶禁絕也永遇在東不容

西征毛奇齡曰險巖同字傳巖史作傳險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王夫之曰此據晉侯寢疾黃熊入夢而言羽淵在東海西至晉國越

太行之巖險活謂

咸播秬

音黍

薄胡

藿

音是

營

黍黑黍也洪興祖曰

蒲即蒲字

蒲水

草可以

作席

其昶

案爾雅藿芄蘭說文芄蘭莞也是藿莞同字東方朔傳

莞蒲爲席即此所云

蒲藿也

蒲藿是

營謂

起居之

適禮

云莞簟之安是也播秬黍猶莊子之言播精謂食粟之

美何由并投而鮐疾脩盈

案謂不以飲食起居爲安而

以疾爲苦也徐無鬼勞武侯之病以爲萬乘之主苦一

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即此意鮐疾

謂鮐作崇韓宣子問子產寡君夢黃熊入於寢門

其何厲鬼也晉侯疾三月有加無瘳故曰脩盈

白蜺

嬰茀

音拂

胡爲此堂

洪興祖曰蜺雌虹也說文霽雲貌即

此茀字其昶案嬰繞也天對云王子

怪駭蜺形茀裳言蜺身而雲氣繞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

之有似裳也此堂謂文子之堂

臧王逸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爲白蜺而嬰

茀

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

臧王逸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爲白蜺而嬰

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

臧王逸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爲白蜺而嬰

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

臧王逸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爲白蜺而嬰

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

臧王逸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爲白蜺而嬰

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洪興祖曰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事見列仙傳王念孫曰臧讀為藏王逸曰人失陽氣則死其昶案天式即天道爰大鳥何
猶乃也天道一縱一橫言陰陽有代謝之理
鳴夫焉喪去厥體王逸曰文子取子僑之尸置室中覆
翮飛而去其昶案喻言己之哀鳴亦欲以良藥詒君而
祈天永命也無益於君而自喪厥體可痛耳以上言壽
命不恆富貴佚欲之樂不可久
據故宜及時自修諷頌襄也
祖曰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撰體協脅虛業鹿何
之雨師顏師古云屏翳一日萍號撰體協脅反
膺之王逸曰膺受也洪興祖曰撰具也王夫之曰協脅
微者也晉文公觀脅於曹授塊於五鹿而拜賜之徵卒
驗幾有先見要惟晉文公任賢自彊有以膺之也其昶
案言晉文黿戴山扑音何以安之洪興祖曰列子云五
以起澆
命禹強使巨黿十五舉首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毛奇齡
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

寡盪舟此卽寡事澆寡同其昶案帝王世紀寒泥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寡多力能陸地行舟泥使寡殺夏帝相封寡於過夏之貴臣伯靡收斟尋二國餘燼殺泥立少康滅寡於過有窮遂亡此言鼃能戴山舞并而安澆雖多力而不能安其國蓋祿之膺必有所以膺之由如晉文是已祚之遷亦必有所以遷之由澆是已下遂舉澆事而惟澆在戶何求於嫂鄧廷楨曰何少康逐犬申言之而顛隕厥首王逸曰少康因田獵放犬遂襲殺澆其昶而顛隕厥首案此必少康襲殺澆於其嫂之室故問澆何求於嫂而澆隕其首又何以少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求於嫂而在其戶又何以少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康逐犬於野而澆隕其首於戶王逸曰言女岐與何顛易厥首而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古音胥里反王逸曰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殆从台聲台从呂聲呂輕讀入怡重讀入胎詩經湯謀三用殆字皆叶仕止韻與此同自當讀如臬音湯謀易旅何以厚古音之朱子曰杜預云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眾一旅遂滅過澆旅謂

一旅五百人其昶案湯陽陽同字五行志時陽若卽洪
範之時湯若史記索隱陽谷本作湯谷本書陽谷屢見
皆作湯字湯謀卽陽謀易旅治軍旅也言少康雖陽
以田獵治軍以襲澆而但有一旅果何以厚集其勢覆
舟斟職深尋何道取反七庚之朱子曰言夏后相已傾覆
道而能復取澆乎張惠言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
澆伐斟尋大戰於維覆其舟滅之左氏傳少康收斟灌
斟尋二國之燼以復夏傷頃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
襄不能如少康之復仇也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洪興祖曰國語昔夏桀伐
有施有施人妹喜女焉注云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
女妹音嬉音何肆湯何極焉王逸曰言桀得妹喜肆其
也妹末嬉音何肆湯何極焉情意故湯放之南巢其昶
案以上遙接前段而終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古音古
事大抵其禍皆起於女戎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古音古
興祖曰言舜孝如此父何以不堯不姚告二女何親王
爲娶乎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逸
日姚舜姓也洪興祖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其昶案言堯
何故不告其父母而以二女妻之正莊子所謂二女事

之以觀厥萌在初何所億焉洪興祖曰億度也其昶案其內也厥萌在初何所億焉此問伊尹何由而度桀之
必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洪興祖曰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其昶案新序云桀作瑤臺呂覽云伊尹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不恤其眾是桀之縱欲無極皆由女寵設問以惕之使人思而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黃維章曰上先言初得其故也登立為帝孰道尚之萌後言十成此先言登立後言女媧皆倒句也其昶案帝王世紀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女帝始於媧故曰登立為帝承庖犧
制度是其所尚之道也女媧反古華有體孰制匠之
日王逸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洪興祖曰列子云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聖人之德注云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相書龜背鵠步為肩鷹喙耳其昶案淮南及山海經注皆言女媧七十化孰制匠者謂其變化多莫可擬似也此因鄭袖而言舜之登庸由於二女釐降桀之縱欲由於迷惑妹嬉末又上溯古女帝形體之怪異者以見舜服人之至貴在德不在色也以上論妃匹一法一戒

厥弟終然爲害

王夫之曰服順也姚何肆犬豕而厥身永樸曰終然猶終焉

不危敗

王逸曰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其昶案舜封象於有痺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然必使吏

治其國豈得暴彼民哉故厥身不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危敗然則所以待椒蘭者可知矣

毛奇齡曰迄古卽終古也言吳之得以終古者以奉伯採藥南嶽故得以荆蠻爲句吳耳史記吳越春秋皆云

泰伯至荆蠻自號句吳索隱云吳名不起於泰伯是孰期時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不衰世已有此也

去斯得兩男子

其昶案斯指吳不意泰伯去之吳仲雍亦偕行也象肆犬豕而不危敗者以吏

治其國吳兩男子之稱赫然終古者以讓國去位今頃襄以弟子蘭爲令尹非所以愛之矣此因椒蘭而及象

又因象而及泰伯仲雍蓋痛頃襄無賢兄弟也以緣鵠上諭親親之道以舜及泰伯仲雍爲法以象爲戒

飾玉后帝是饗

去聲王逸曰后帝謂殷湯其昶案周書云湯以諸侯來獻命伊尹爲四方獻令

因其地勢所有正南之獻有翠羽菌鶴正北之獻有白玉卽此所云緣鵠飾玉也鵠亦鶴類故淮南云鴻鵠鵠

鶴饗讀如享多儀之享萬國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去聲
來享言尹能使天下歸殷也
張惠言曰何去湯就桀而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
桀終以滅喪不用故也
也其昶案尹耕有莘之野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弋制
湯三使往聘故曰下逢
反王逸曰黎眾也洪興祖曰史記桀敗於有娥之虛奔
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
致天之罰也天對云條伐巢放民用瀆厥疵以夷於膚
夫曷不謠方績曰說文說从言兌聲其昶案前四句言
尹能佐殷而無救於夏此四句言湯簡狄在臺苦篤
能用尹故以臣放君而九服大說
何宜然俄音微欽即同泥玄鳥致貽女何喜平聲王逸曰簡狄帝
嚳之妃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
而吞之因生契也其昶案此問帝嚳何以宜簡狄何以
喜蓋由湯能恢大前緒正如商頌之作必言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也以上論用賢則興不用賢則亡一法一戒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錢澄之曰該桀也王者家天下季
德也子復傳子為該秉季德其昶

案禮運以禹湯文武為小康季德猶小康也厥父是臧

洪注言為父所善以有天下是也蓋即禮運大道既隱

天下為家各親其親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曰

各子其子之義也

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洪

興祖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淮南云有扈氏

為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啟獨與

子故伐啟啟亡之其昶案此言自禹以後皆繼世以有

天下一傳啟啟有扈之戰再傳太康有羿之亂四傳至

相遂有浞澆之弑夏統中絕禍始於有扈及其終也夷

為牧豎較有扈之亂為尤甚焉故干協時舞何以懷古

曰終弊於有扈此言天位不可恃干協時舞何以懷音

同之洪興祖曰莊子云執干而舞干盾也協合也其昶

乃注案此言啟既荒於樂舞將何以懷諸侯墨子云啟

天用弗式是其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此申言

少康為牧正之事平脅曼膚猶言膏粱有扈牧豎云何

紉袴何以善牧牛羊而能使之肥也

而逢其昶案有扈牧豎要其始終之亂而言擊牀先出

之問夏禹傳子何又一再逢此禍亂也擊牀先出

其命何從

其昶案帝王世紀云稟之殺帝相也如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擊牀先出謂后緡

謂少康生於有仍也恆秉季德焉得夫朴

反匹角牛古音

興祖曰說文特牛牛父也言其朴特其昶案此葛伯仇餉事也再言秉季德者天子家天下諸侯亦世其國故

得暴彼民也葛伯不祀湯使人饋之牛何往營班祿不

但還來古音釐其昶案班祿謂藉田葛又不祀湯昏微

遵迹有狄不窴孫詒讓曰狄讀為惕其昶案葛伯率其民以追奪老弱之饋食者昏微遵迹猶

言潛踵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其昶案毫眾來饋於葛

子肆情則謂其殺是童子湯始征自葛眩弟竝淫危害

厥兄古音虛王反洪興祖曰眩弟何變化以作詐後嗣

爾逢長王逸曰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淪廩從下焚之又命穿井從上竄之終不能害舜

其昶案舜非特象所不能害且傳禹天下而子商均爲
封國厯夏殷至周虞闕父爲陶正武王配以元女大姬
而封之陳以備三恪故曰後嗣逢長視秉季德成湯東
者之多佚君暴政爲何如以上論虞夏之得失
巡有莘爰極王逸曰極至也言湯東巡狩何乞彼小臣
而吉妃是得王逸曰小臣謂伊尹洪興祖曰列女傳湯
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其昶案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此言湯之求尹由吉妃而得也
夫何惡之賸有莘之婦古音房以反其昶案呂覽云有
獻其君君令煇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上
孕夢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
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長
而賢湯使人請之有佚氏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
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莘氏喜以伊尹爲賸送湯出重
女張惠言曰能用賢者求之不能用賢者棄之湯出重
泉夫何臯古罪尤古音怡王逸曰重泉地名洪興祖曰
字史記夏桀不務德乃召湯而囚之夏

臺已而不勝心伐帝夫誰使祧之王逸曰帝謂桀也言

以伐桀其昶案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故

曰不勝心伐帝祧謂易代也問桀之帝位誰使其祧之

天對云師憑怒以割癸祧會鼂爭盟何踐吾期其昶案

而讎以上論夏商之興亡孫詒讓曰蒼鳥

津史記不期而會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即蒼雉王逸以

盟津者八百諸侯比諸將帥是也齊世家師向父誓到擊紂躬其昶案到

曰蒼兕蒼兕索隱云本或作蒼雉紂師皆倒叔旦不嘉古音姬王逸曰始至孟津白魚入

兵以戰休勿休故曰何親揆發其昶案揆發猶上文之言吞揆

叔旦不嘉也盧植禮記注伐足周之命以咨嗟古音咨王夫之曰周

發也是其證言繁興使公咨嗟有毀室取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古音

子之憂讒言之為害甚矣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夫之曰施置乃汝也言管叔以

武庚叛欲授還殷之天下則將置

成王何地棄親卽讎祗以速武庚之辭爭遣伐器何以行

古音之竝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王夫之曰伐器斧戕之屬行將所奉之辭以致

討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周公破斧折戕以

平商奄盡翦亂人之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

爲名乎惟管叔之不可征之翼敘周事又反覆於二叔之

翼卽大詰考翼不可征之翼敘周事又反覆於二叔之

亂意在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左傳昭王南征

椒蘭也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左傳昭王南征

巡狩涉漢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毛奇齡曰竹書紀年昭

船壞而溺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毛奇齡曰竹書紀年昭

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王穆王巧梅

夫何爲周流洪興祖曰史記周穆王得驥溫驪驂駟騷

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其昶案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

馬迹焉環理猶言周行夫何索求皆其貪肆之心所致

耳妖夫曳衒

反熒絹

何號

平聲于市

王逸曰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亾

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執而戮之洪興祖曰曳衒行且賣也毛奇齡曰號市呼賣於市也周幽

誰誅焉得夫褒姒

王逸曰昔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

布幣絹而告之龍亾而褒在櫝而藏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縈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

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夜亾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

王欲誅之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古音

齊桓九合卒然身弑

王逸曰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洪興祖曰小白之死諸

子相攻身不殮與見殺無異其昶案將言天命之反側無定而齊桓一身倏興倏敗故以之發端彼王

紂之躬孰使亂惑

王逸曰惑

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古音

反洪興祖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

王逸曰比干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洪興祖

曰抑沈猶九章云雷開何順而賜封古音之王逸曰雷

情沈抑而不達也

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洪興祖曰封从丰聲移音如汾

王逸曰梅伯紂此異方也梅伯受醢箕子詳同狂

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忠直而數諫紂怒殺之

骸之稷維元子帝何竺音之蔣驥曰竺壽通用言稷為元

邪俞樾曰投之於冰上鳥何煥音之王逸曰煥溫也詩

帝謂帝嚳投之於冰上鳥何煥音之王逸曰煥溫也詩

之翼何馮憑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王逸曰帝謂紂也毛奇齡曰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

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驚帝切激書稱西伯戡黎祖伊

奔告史記稱崇侯虎譖西伯諸侯嚮伯昌号同衰秉鞭

之將不利是也逢長是立國久長義伯昌号同衰秉鞭

作牧也西伯賜鉞專征御天下作牧伯其昶案号衰者

号稱衰世文王作易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日王逸

傳云其衰世之意邪

壞也洪興祖曰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事紂而武王伐

殷以有天下也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美

太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其昶案作牧遷藏就岐何能依

承上殊能將之徹社承上何逢長之

王夫之曰藏帑也其昶案此承徹岐社而殷有惑婦何

言太王遷岐特以避狄難豈能久依於此

所譏王逸曰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妲己惑誤於紂不

商王受之惟婦言是用又如此此殷命受賜茲醢西伯

之所以不救周之所以命有殷國者也

上告古音穀王夫之曰受紂名其昶案呂覽云紂殺梅

涕而咨之上告謂文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興

王之流涕咨紂也

祖曰言紂為無道自致天討故不可師望在肆昌何識

救也天對云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音鼓刀揚聲后何喜去聲王逸曰師望謂太公后謂文

志王也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

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其昶
案此言文王雖服事殷然亦未嘗不喜得賢以安天下
鹽鐵論云太公屠牛武發殺殷何所悒音載尸集戰何
於朝歌利不及妻子武發殺殷何所悒
所急尸主也集會也武王發欲誅紂何所悒而不能久忍
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洪興祖曰悒憂也張惠言
曰此言武王伐紂似非所急然后稷太王文王之業必
以武承之況大仇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
未復可苟安乎伯林雉經維其何故
子申生為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洪興祖曰國語雉
經於新城之廟注云頭槍而懸死也王夫之曰妹喜也
姐已也衰姒也驪姬也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洪興祖
原屢言致詰以致痛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洪興祖
狐突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
罰有罪矣此言申生之冤感天抑地毛奇齡曰抑冤也
其昶案夫誰畏懼言申生之降神仍欲惕懼晉君耳死
不忘國倦倦無已之忠也幸則為呂望之佐周不幸則
為申生之死晉以上論天命之無常覆舉商周之興亡
證之傳所謂近己而事變相類也天命罰佑之效明白

如此而主曾不悟遂以死自決史稱原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觀其論列三代興亡如指諸掌誠命世之偉才矣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其昶案此言伊尹放太甲事受禮也
天下又使至代之其昶案書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侯
甲既立不遵湯德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故曰又使至代之承前段申生降神以儆晉君遂
及太甲伊尹之事蓋以悔過遷善冀之頃襄也仍以天命發端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逸王曰備輔翼承疑洪興祖曰言伊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呂徐
尹初爲滕臣後乃以爲相耳反王逸曰卒終也洪興祖曰官湯猶言相湯尊食廟食
也其昶案宗緒卽洛誥之宗功言尹之所以配享先王而爲宗功者以旣相湯又輔太甲
勳闔夢生少離同散傷已亦懷王舊臣無益於嗣君耳勳闔夢生少離同散
王逸曰勳功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亡
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傳弟餘祭餘祭傳弟夷未夷未卒
太子諸樊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爲王放在外乃使專諸刺殺王僚代爲吳王王夫之曰生與姓同孫

也錢澄之日勳闔者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洪興祖曰闔
大其開吳之功也孫武破楚入郢錢澄之曰少羅散亡壯能武厲至今仰
其威名俞正燮曰嚴本作莊漢人避諱所改其昶案周
書諡法屢征殺伐曰莊闔廬曾破楚幾滅其國彭鏗可
武功足稱太甲不可幾矣豈吳光亦不可幾耶彭鏗可
反斟雉帝何饗平受壽永多夫何長洪興祖曰斟勺也
名鏗顓頊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羹神仙傳彭祖姓錢
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其昶案喻言
己之所以拳拳亦欲國祚不傾使其中央其牧后何怒
君得保壽命與上陽離爰死節相應中央其牧后何怒
毛奇齡曰中央中國也其昶案史記召公周公二相行
政號曰共和竹書紀年共伯干王位沈約注云大旱既
久廬舍俱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公召公乃立
太子靖共和遂歸國魯連子亦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
厲王奔彘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其伯復歸國於衛
史記不言共伯和特所記詳略有異其為諸侯共治則
一也故曰中央共牧怒即指厲王之死於彘也螽蟥同蛾古
痛懷王客死於秦亦猶厲王之死於彘也

字微命力何固

洪興祖曰傳云蠡蠹有毒而況國乎其

王客死頃襄獨

驚女采薇鹿何祐

古音異毛奇齡曰譙

不念其父乎

驚女采薇鹿何祐周古史攷云夷齊采

薇有婦人難之劉峻辨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注夷

齊采薇有女子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

也因餓首陽又廣博物志夷齊逃首陽棄薇不食白鹿

乳之類林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驚警也猶言警

於是女也言夷齊采薇既北至回水萃何喜去聲王逸

驚於女何以鹿復祐之也北至回水萃何喜曰萃止也

毛奇齡曰莊子云北至於首陽之山首陽在蒲坂華山

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

即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其昶案此言君不聽

諫國將危亡天下無可自容之地將從夷齊於首陽矣

何祐何喜采薇之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亮卒

歌亡國之痛也

無祿王逸曰噬犬齧犬也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不

肯與鍼以百兩易之又聽囚逐鍼而奪其爵祿

洪興祖曰春秋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罪

秦伯也晉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天對

秦伯也晉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天對

秦伯也晉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天對

注云百兩蓋謂車也其昶案此又言秦之無道由來舊矣自其先世兄弟且以利相爭奪而楚乃忘仇忍恥與為婚姻豈足恃邪以上言武功不可不厲國仇不可不思已雖與世長辭而秦之貪利忘親終不能不痛切言之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薄暮雷電歸何憂其昶案也以下再舉楚事而切言之鄭注歸或為懷歸何憂懷何憂也此言天變可畏厥嚴不奉帝何求猶責也其昶案帝天帝也天降嚴威而伏匿穴處爰何云王逸曰人不知承奉其柰之何哉吾將退於江濱當荆勳作師夫何長上姚文田曰先與云為復何言乎荆勳作師夫何長聲先韻一本無先字失諧其昶案稱楚為荆勳猶稱闔廬為勳闔師眾也長先二字同義言楚眾若此不當復居人後夫誰能為之長先悟過改更平聲蔣驥曰左傳吳人楚昭王奔隨藍尹亶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子西又何言吳光遷都於郢而改紀其政所謂悟過改更也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平聲王逸曰光闔廬名洪興祖曰懷王與秦戰為秦所敗亡其六郡入秦不返

故原徵吳光爭國事諷之蔣驥曰又何言至是勝爲一
句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久余是
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
言而懼何環穿自閭社丘陵句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
之乎闕穀於菟有仁賢之行王夫之曰吳光挾爭國之威破
楚入郢昭王出奔鬬辛救之穴牆而逃出閭社越丘陵
乃免於難辛出自子文之後固楚同姓之世臣也楚自
亾而存皆宗臣之力而懷王惑於靳尚張儀疏遠世臣
故詰之以其昶案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鬬辛與
其弟以王奔隨吳謂隨曰天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環
穿即吾告堵敖以不長王夫之曰楚人謂不成君者爲
竄也言昭王奔隨國人不知傳其已死告於子西王且如堵
敖其昶案以同已吾者代楚眾之辭其後楚卒滅於秦
屈子其先見乎吾告堵敖以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夫
不長此乃微言至爲深痛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夫
之曰昭王奔隨子西因自立以拒吳試上自子非貪大
位爲社稷計也故忠名不損昭王能知其忠任以國政

楚以復振哀今王之聽讒而疑忌也其和索試上猶疑上也言其帝制自爲左傳正義云王之在隨也國內無主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僞爲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國於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子西平王子亦楚宗臣楚爲吳光所勝亡而復存以此終篇其存君興國之念何其篤也

屈賦微卷上終